

人文叢書



真實與想像 神話傳說探微

胡萬川 著



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

真實與想像——神話傳說探微

胡萬川 著

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真實與想像：神話傳說探微 / 胡萬川著. --初版.

--新竹市：清大出版社，民 93

面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含索引

ISBN 957-28986-9-8（平裝）

1. 神話 — 中國 2. 民間傳說 — 中國

282

93012429

真實與想像——神話傳說探微

作 者：胡萬川

發行人：徐遐生

出版者：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

社 長：周懷樸

地 址：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

電 話：03-5714337 03-5715131 轉 4545

傳 真：03-5744691

網 址：<http://my.nthu.edu.tw/~thup>

電子信箱：thup@my.nthu.edu.tw

行政編輯：何淑鈴

封面設計：黃仕光 先生

出版日期：民國 93 年 7 月初版

定 價：平裝本新台幣 360 元

【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】

自序

對忙碌於工作，而又自許為具科學精神的現代人來說，一談到神話或傳說，常常會不加思索的以為那些都只是古代或未開發民族的異想，沒什麼現實的意義。

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誤解。誤解的根源來自於對人類多元文化與價值體系的無知。人類自有語言能力、有社會組織以來，就一直的為自身存在找意義，「認識你自己」並不是只有在所謂「哲學思想」的時代才開始，很早的時候，人們就已開始為「安身立命」找定位。所謂的安身立命，不必一定得從什麼抽象的概念開始。舉例來說，現代人從小受教育，從科學到倫理，就是一個尋求安身立命的過程。從宇宙的生成，萬事萬物存在的因由，到人類彼此之間的關係，處處都是認知體系。由認知到規範，規範人與外界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定位，最後到存在的價值與終極意義，在在都是為了「安身立命」。因為惟有經過一些認知與規範，人才各知定位，生命才有所安頓。現代人如此，古代人何嘗不然，只不過我們現代人的認知與規範較有一個成套的分類體系，而古代人的觀念不這麼精密細緻而已。

沒有認知與規範體系的社會或民族是不存在的。現代人

的認知規範、定位有分科嚴密的各種科學、人文、社會的學科，古代人沒有這些。在發展到有成文法及其他相關文字經典教育之前，神話與傳說便是古代人安身立命的認知與規範之所寄。

對於生活在神話、傳說流傳的那個時代的人來說，神話與傳說所傳達的是關於真實存在的真實敘事，攸關人對外界與自身的認知。只不過由於越是往古，人類的知識層面越有限，可供真實推理、認知的語言、觀念越不足，因此要把諸如世界如何生成、人類何以存在等大問題作自圓其說的構設，許多部分免不了就得依靠聯想、比喻等來做想像。而即使是想像而得，既已構成共同的認知，他們就當然的以之為真實。

以之為真實的認知，就有踏實感，不論其中包含了多少的想像。此外，想像也不只是真實的包裹，而是真實的擴充延伸，只有靠著想像，人生才能更有跨越現實障礙的動力，才使得世界更多采多姿。

神話亦有真實、亦有想像，傳說也是如此。不論它們充滿多少我們所說的想像成分，對講述、流傳神話、傳說的人來說，一切都是與人的定位與認知有關的真實。它們和民間故事（folktale）或小說（fiction）是為娛樂的聽聞、閱讀而存在有著很大的不同。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古老的神話母題，目前依然流傳，並且仍然是當今人類關懷的課題，只不

過有的已被轉化吸收，成了體系化宗教的一部分，例如宇宙生成，人類由來，以及人生之終極關懷，樂園、失樂園一類，從古至今這些都一直是人類掛心的問題。而傳說的範疇更十分廣泛，從英雄人物、歷史事件到山川地理特徵，以至於宗教感應、聖徒行誼、個人靈異遭遇等都是。有些古代的傳說或許已經不再流傳，有些傳說，特別是靈異傳說，也還歷久彌新。

本書取名「真實與想像」是就神話與傳說的本質取意。研究的取材以古代文獻所記為主，後代所錄口傳資料為輔，討論主題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，有些則似乎較為人所忽略。但為人所忽略，卻不一定就是冷僻的話題，如鎖骨菩薩背後可能關係著觀音信仰，選仙場傳說則從另一方面表現了長久存在的佛道鬥爭。種種討論，都嘗試從不同角度，為歷來的大議題提供不同的切入角度。

本書各篇，大都曾得國科會成果獎助，特此誌謝。而書之編成以及校勘、索引等工作得力陳素主小姐甚多，一併致謝。當然更應該感謝的是妻子盧世敏，因為只有在她達觀的人生態度支持下，才使得所有的研究與寫作變得自然而愉快。

前 言

將神話（Myth）和傳說（Legend）兩種類別的研究，合為一書，是因為就文類而言，二者皆以「敘事」為主體，而且不論在民間的口頭流傳或是文人記錄、著述的文獻中，二者常見混合重疊。

在學術的論辨上，神話和傳說當然有所分別，但是有時候，也常有資料相引、觀念相應處，因此，將神話、傳說的研究合集成冊，也就不算唐突。

神話、傳說之學在漢學領域從來未稱顯學。話雖如此，歷經之時日既久，重要論題也還是累積不少論著，有些更已是連篇累牘，特別是神話方面。由於傳統上將神話與歷史混淆的情形相當常見，因此有些論題從某一方面看，或許應當是歷史問題，從另一方面看，卻又似乎是神話的問題。因此，神話學者也論，歷史學者也談的題目從來不少。「鯀、禹父子」的問題，便是一個相當特殊而且很有代表性的例子。所謂特殊，不只在於「鯀、禹父子」關係的特別，更在於「禹」早已被神聖化成了聖王的典範。因此，長久以來，不只歷史學者論鯀禹，經學家更說鯀禹。一直到較近的年代，有了外來的神話學的觀念，才有學者開始從神話角度來論這一問題。

鯀禹的本來面貌應當如何，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。但是如果研究者只是依循舊章，最終還是只有一個定型的歷史化之後的樣貌，不可能有其他不同的認知。

不論是神話或傳說，基本上都是一種「敘事」(Narrative)，以傳統用語來說，「敘事」大概可等於「故事」。也就是說，神話與傳說和民間故事(Folk-tale)一樣基本上都是「故事」。然而雖然都是故事，其中卻又可有分別。

神話和傳說的「故事」在流傳的當時對講述者和聽聞者來說，都是「認真」以對的。也就是說，神話和傳說「敘事」內容一般是被認為真的。不只如此，神話的講述，更常被以為事涉神聖，當嚴謹以待。而民間故事的講述則主要以娛樂為主，參與民間故事講述的人通常懷著輕鬆的心情，因為他們知道故事是「編造」來動人聽聞、娛樂大眾的，不涉及信仰或認知。這就是神話、傳說和民間故事最大的差別。

不論怎樣的故事，既是「敘事」，便都同樣的是由母題(Motif)構成，(民間文學的用語的 Motif，漢語有多種譯法，除「母題」外還有「情節要素」或「情節單元」等)每一則神話、傳說至少總有一個母題，通常是一個以上的母題。

神話或傳說的 research，如果仍然只依循傳統文獻學探討方式，以歷來所見資料的排比較勘、解說為功夫，則無論如何，都難以有所突破，因為長期以來，神話傳說化、傳說歷史化的過程，積久已自形成一套自我完整、自我封閉的體系。傳

統的研究者更往往以「這是我們獨特的、惟一的文化現象或傳統」為自我滿足、自我封閉的藉口，排斥其他可能較為開放的觀點或研究方法，因此就陳陳相因、習以為常。

不同文化圈中當然會有很多代表各自文化特色的傳統，包括各自不同的神話、傳說。但是，既同樣生而為人，便也會有屬於同樣為人的共性。因此，各地文化中，自然也會有異中見同的現象，更重要的是，人類文明的發展並不總是各自獨立，不相影響的。相反的，在長期的歷史長流中，各民族、文化的交互影響，實際上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。以傳統「敘事」為例，世界各地不論神話、傳說或民間故事，總有許多共同的主題、類型以及母題。學術界之所以會有世界通用的民間故事類型索引，以及各種敘事文類合用的母題索引，就說明了世界各地敘事傳統異中見「同」現象的普遍。

也就因此，而研究神話、傳說或其他傳統「敘事」，都應當不再滿足於一地之文獻或傳統，不應當劃地自限，否則便只是在因循的老套中自閉。

本書中所收各篇，雖然不能說篇篇有新見，但總希望能在較為開放的視野下，提出問題，尋求解答。而不論是問題的提出，或最後的求證，不以某一學派理論為成見，但求詮解之合理。希望帶來的是一種更為清晰的認知與思維，而不是更多的糾纏。

茲舉本書所收論題為例，早期文獻中攸關鯀禹生平事蹟

的「息壤」，以及「鯀竊息壤」這一事件的意涵，就幾乎是一個謎團。雖然「息壤」是「會生長不息的土壤」早經確認，但天地間為什麼會有息壤？鯀又為什麼要偷息壤？而偷了去治洪水卻又怎麼反而被罰等等問題，歷來一直不能得到較令人信服的解釋。經生及傳統史學者當然強為之解，卻未免終覺勉強。但是，如果放開手、放開眼，就會發現原來世界的許多地方，尤其是緊臨華夏文化的周圍地區，創世神話中相應的就常見「生生不息的土壤」，生長出大地的概念。而某一角色因偷藏一點這種泥土，被造物者處罰的母題，也頗為普遍。對比之下，「息壤」這一母題，甚且連「竊帝之息壤」這樣延伸的母題或謎題，就都有了豁然而解，一切有所安頓的感覺。

當然，也不能說，鯀禹的原貌一定就是如此，但從這方面入手，至少為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、有說服力的思維方向。這就是〈撈泥造陸〉一文的主旨。

而「嫦娥奔月」故事如果從比較神話學的角度來看，原來面目其實就是「死亡起源」的神話。這只要從構成神話的各重要母題作對比分析，便可清楚明白。

又以傳說中的「江流兒唐三藏」而言，如果只就《西遊記》中的唐三藏出身來說，是難以理解其深度意涵的。因為「江流兒」其實是神話、傳說中常見的世界共同母題，將他放在比較神話或傳說的領域中來分析，「三藏江流」的意涵，

自然會得到更精確的理解。

其他如「沈城傳說」「降龍、伏虎傳說」等，也都常有人以為這只是華夏文化所獨有，但是，同樣的只要放開眼界，放開心胸，便也會發現，世界各地類似的觀念或母題似乎都曾同樣的躍動著。

謹舉此數項為例，即足以說明世界各地文化的互動影響，從很古的時候就已經開始。研究神話、傳說的人如果能放開手眼，將更能為這些古老的資料或觀念找到新的定位。

目 錄

前言.....	vii
神話：	
撈泥造陸——鯀、禹神話新探.....	1
失樂園——一個有關樂園神話的探討.....	43
嫦娥奔月神話新探.....	79
楚辭〈招魂〉與「中國」樂土.....	109
傳說：	
邛都老姥與歷陽嫗故事之研究.....	131
中國的江流兒故事.....	171
降龍羅漢與伏虎羅漢—— 從《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》說起.....	203

延州婦人——鎖骨菩薩故事之研究.....	237
蛇酒與麻瘋女的故事—— 醫藥傳說與相關的小說.....	269
為妖物所害而曰成仙—— 選仙場類型故事之研究.....	295
參考書目.....	323
索引.....	349

撈泥造陸——鯀、禹神話新探

—

在中國古代文獻中，鯀、禹通常被認為是一對父子，而且是一對關係非常特別的父子。因為除了有禹是從鯀的尸腹剖出的孩子這種很奇怪的記載之外，¹父子相繼受命治理洪水，一敗一成的說法，更襯映出一個「父頑子賢」的典型。一個愚頑固執的父親，居然養出一個有著超凡見識氣度，且任勞任怨的賢能兒子，這就是傳說中鯀、禹父子的形象。然而這只是傳說化了的，或者說是歷史化了的鯀和禹。鯀、禹的原來面貌，應當是神話的角色。

上古的神話傳說被轉化為歷史，歷史又被簡化或定位為朝代交替、世系轉換的時候，時空背景輪替，交錯穿插的是賢君能臣或昏君奸相的身影。鯀自戰國以後，大部份就是被定位為盛世賢君之前的一個頑臣，剛愎自用。而禹則是中國第一個朝代的開創者，和堯、舜同列古代三大聖王。直到 1920 年代《古史辨》的疑古學派興起之前，中國人對「鯀禹父子」

¹ 禹為鯀尸腹中出生之記載，見《初學記》等書引《歸藏》，參看袁珂、周明編：《中國神話資料萃編》（成都：四川省社科院，1985 年 11 月），頁 240。

的看法大概就是如此。²在《古史辨》疑古學者們啟發之下，對於鯀、禹父子身份的認識，才漸漸有了不再完全拘泥於「歷史」的觀點，改從神話或傳說的角度來看問題。不再為「歷史」所羈絆，是一個很大的突破，學者們從此有了更為開闊的視野。

然而這並不代表對於鯀、禹的研究從此就步入了新方向，或者因此而有了重大的發現。古來文獻傳統的力量畢竟很大，有些學者雖然已不再把鯀、禹當做朝代信史人物，卻仍將他們當作某種部族傳說的世系中人，企圖在部族世系中為他們找到定位。但是「層層累造的上古史」常是不同來源觀念和傳說的互滲雜陳，因此，原本以為簡單的「鯀、禹」世系，其實就再理也理不清。³因為鯀、禹的本來面目，畢竟是神話人物。神話在被傳說化、歷史化的過程中，或因流傳變異、或因特殊原因而多所附會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傳說化了的鯀、禹當然有從傳說觀點來研究的價值。但是若要推

² 顧頡剛編，《古史辨》，第一冊，收顧頡剛〈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〉一文，論「禹是否有天神性」、「禹與夏有沒有關係」等問題，開始了對鯀、禹的歷史性的懷疑。《古史辨》第七冊下編又收顧頡剛、童書業合寫的〈鯀、禹的傳說〉，將禹和夏朝本不相涉的關係，作了深入的考證。《古史辨》分冊刊行於1920年代至1930年代。本文所據為1970年台北明倫出版社影印本。

³ 以鯀、禹為部族領袖，歷史世系中人的說法，所在多有，如：森安太郎著，王孝廉譯的《中國古代神話研究》有〈鯀禹原始〉一篇。森安太郎著，王孝廉譯：《中國古代神話研究》（台北：地平線出版社，1979年2月），頁67-87。田兆元著：《神話與中國社會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11月），頁121-127。有一節〈鯀、禹聯盟與重黎聯盟〉。

其原始，見證鯀、禹本來面貌，卻還是得從神話的角度來切入，才能見出真章。

由於傳世的鯀、禹重要事蹟，都和「洪水」、「治水」之事有關，因此研究者以這方面當作問題的切入點，就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是上古洪水神話或傳說，由於流傳變異，加上各種附會比附，見於後來典籍記載者已多失本來面目。若不溯其本初，釐清各自本相，便可能在不同人物，不同事蹟當中糾纏不清。⁴

二

雖然在傳統文獻中鯀、禹常以父子行的方式並見流傳，但由於兩人的性格、命運及功業事蹟大相逕庭，所以各自分見的記載也還不少。也就因此而以神話觀點來研究鯀及禹的人，便常將他們分開討論，似乎有他們二者原本不相關聯，因此不必合而論之的想法。

以神話的角度來研究鯀、禹事蹟，是切近問題本源的正

⁴ 鯀、禹原為神話人物，在被歷史化的過程當中，由於事蹟傳說的附會轉化，不同人物因此有時會有相似之感，有人在尚未釐清各神話人物或傳說人物本相時，即將各人物等同、串連，例如：陳炳良著，《神話、禮儀、文學》書中〈中國古代神話新釋兩則〉一文，〈鯀禹的傳說〉一節即以為鯀即共工，又鯀、禹、祝融是三位一體，而鯀又是窳窳等等之說法。陳炳良著：《神話、禮儀、文學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5年4月），頁11-14。

確做法，但是論及其一而不兼其二，卻就不一定恰當。因為這二者既被扯做「父子」一對，又都和洪水或水有關，原本也應當有著特別的關係。所以研究的過程中，以為原來應當是獨立的神話人物，完全不顧及二者的可能關係，也就不大妥當。因為即使追本溯源，能夠證明二者原本是不相干的，各自獨立的神話人物，也應當對這原本不相干的二者，後來何以會湊成如此緊密的一對「父子」有所解說。否則，就不能算是研究的完成。

但是，無論如何，能夠從神話的觀點來看問題，都已經是一個突破。筆者以為，在神話的原來本相當中，鯀、禹就是有密切關係的兩個角色，而且也都和水有關係，因此二者應當一併而論。但是由於前賢論述，每每先論其一，或只論其一，因而在此未免也先從其中之一切入，最終再二者併而論之。

明確的以神話角度來論鯀、禹的，總是先鯀，或只論鯀。而之所以會有這種情形，大概是由於禹被歷史化得太成功，要將他從定型的歷史認知當中抽離，真的很不容易。而鯀則還留著不少神話的身影，雖然這身影也已有些模糊。因此下文也先從鯀說起。

從神話的角度來論鯀的形象常先就《山海經》立論，因為在上古典籍中，《山海經》保留了較多的神話，然後才是《楚辭》、《詩經》，以次及於其他。《山海經》〈海內經〉云：「洪